

《大唐西域记》主要地名发音新译

我在“中文表示里导入汉音元素的方案”开首就点明：中文表示里没有语音元素的“问题首次引起重视正是中国文明第一次大吸收外部文明、面对如何翻译佛教的大词汇的唐朝时代。例如，印度原始发音 ra 都被译为汉字“羅（罗）”，这说明当时在长安，“羅”的发音是 ra。”¹。本文初步试用汉音元素解决《大唐西域记》中主要地名的发音问题。

成书于唐朝646年的《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为玄奘游学印度等广阔西域旅途的见闻，包括了约150“国”（自治的王朝、部落）的宗教、政治、地理情报。中文以外的语言所写的历史或游记，小学生都可以读起来津津有味，但遗憾的是，这本中国的著名中外交交往史经典，现在中国连教授都没有人能读，因为其中的关键的地名等名词的发音是玄奘（和撰写者辩机）按照当时长安方言的发音拎出对应的汉字拼凑“翻译”而成，很多用于“翻译”的偏僻汉字的发音今天都面目全非、无人可读。《大唐西域记》的今译本²也回避了最艰难的这些地名以及佛教用语的发音问题，违背了“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贵无乖谬矣。”的初衷（《大唐西域记》序论）。除了中国古代史的一大堆因语音导致的糊涂乱账而产生的专业写作，近年来，关于“西域”的文艺作品也很时髦，但因为历史上“中国人对西域诸国的名称翻译混乱，玄奘本人的译名又过于艰涩”³，其中地名、人名稀奇古怪，脱离了历史和地理背景。



如果大致按一个地名或概念4-5个音素计算，仅《大唐西域记》一文，玄奘就面临上千次音素的翻译问题，如果玄奘一生的译注总量是《大唐西域记》的一百倍，他就为10万次以上的外语音素寻找了（没有规则的）汉字“配方”！为什么他（以及历史上翻译过汉语以外的语种发音的人）没有想到/能够创制出二、三十个音素/词母（一般语言都不超过30）来表示这些反复出现的发音呢？有人以《封演闻见记》：“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断言“声韵学从西域传入后，南北朝时沈约确定四声，中国才有了声韵学”⁴，但仅仅发音的四声之分，远远无法达到分解出表示一个汉字的组成音节/音素的程度，所以到了唐朝，如此博学而且应该也精通印度语言的玄奘面对如此大量佛教用语都不会用音素拼写外语发音，说明汉语使用者此时完全不知一个字/词可以分解成音节、音素。实际上，直到元代《蒙古字韵》的出现，才第一次用借鉴藏文词母（其本身是借鉴梵文

¹ 赵京，2019年1月17日第六稿。

² 如1：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译者季羨林，张广达；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译者宋强。

³ 陈渐：《西域列王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

⁴ 《大唐西域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译者宋强，157页。

可以想象，如果当年玄奘如此译出地名，对于译者和读者，都大为简洁节省思维，使汉语以及用汉语思维者具有更多的理性性质，对于佛教和汉文明都是极大的祝福。

卷十二22国：漕矩吒国（漕国、谢颺/ジャーグダ、今名Zabulistan/扎布里斯坦）Jāgudā/ㄐㄩㄥˊㄍㄨㄚˊㄉㄚˊ，弗栗恃薩儻那国（ヴリジスターナ）Vṛjiṣṭhāna/ㄈㄛˋㄌㄧˋˊㄒㄧˋˊㄒㄩㄥˊㄉㄚˊㄋㄚˊ，安坦羅縛国（安坦邏縛/ア
ンダラーバ）Andarāb/ㄤㄉㄚˊㄤㄚˊㄋㄚˊ，鬪悉多国（カスタ、今名Khost/霍斯特）Khosita/ㄎㄨㄛˋㄒㄧˋㄊㄚˊ，活国（グワル、クンドゥーズ）Huoh/ㄏㄨㄛˊㄏㄨㄚˊㄎㄨㄥˊㄉㄚˊ，菅捷国（ムンガーン）Mungān/ㄇㄨㄥˊㄍㄚˊㄋㄚˊ，阿利尼国（ア
リーニ）Alini/ㄚˊㄌㄧˋㄋㄚˊ，曷邏胡国（ラーグ）Rāhu/ㄌㄚˊㄏㄨㄚˊㄏㄨㄛˊㄉㄚˊ，訖栗瑟摩国（クルスマ）Krisma/ㄎㄩˋㄌㄧˋㄒㄧˋㄙㄜˊㄇㄚˊ，鉢利曷国（パリーガル）Pārghar/ㄆㄚˊㄌㄧˋㄍㄚˊㄋㄚˊ，呬摩坦羅国（ヒーマタラ）Himatala/ㄏㄧㄟˊㄇㄚˊㄊㄚˊㄌㄚˊ，鉢鐸創那国（波多叉拏、跋底延、弗敌沙、蒲特山、八答黑商、拔达克山、巴达赫尚/バダ
クシャーナ、バダフシャーナ）Badakshān/ㄆㄚˊㄉㄚˊㄎㄨㄚˊㄋㄚˊ，淫薄健国（ヤンバガーン）Invakan/ㄧㄢˊㄆㄚˊㄍㄚˊㄋㄚˊ，屈浪拏国（俱蘭、俱罗弩、俱烂那/クラナ）Kurāṇa/ㄎㄩˋㄌㄤˊㄋㄚˊ，達摩悉鉄帝国（休密、钵
和、胡密、达摩悉须多、胡密、护密、镞偏/ダルマスティティ、今名Wakhan/瓦罕）Dharmasthiti/ㄉㄚˊㄏㄨˋㄇㄚˊㄙㄧˋㄊㄧˋㄊㄧˋㄊㄧˋ，尸棄尼国（識匿/シキーニ）Śikni/ㄕㄧˋㄎㄩˋㄋㄚˊ，商弥国（シャミ）Shangmi/ㄕㄨㄤˊㄇㄧˋㄋㄚˊ，竭槃陀国（蒲犁、渴槃陀/カルバンダ）Kabhandā/ㄎㄚˊㄅㄢˊㄊㄚˊㄋㄚˊ，烏緞国（ウサー）Wusha/ㄨㄨㄕㄚˊㄋㄚˊ，佉沙
国（竭叉、迦舍、伽师祇离、迦师佉黎、可失哈尔、哈实哈儿、喀什噶尔、疏勒/カーシャ、今名Qeshqer/
喀什）Kasha/ㄎㄚˊㄕㄚˊㄕㄚˊㄋㄚˊ，斫句迦国（チャクカ、朱居、朱俱波）Chukuka/ㄕㄨㄎㄨㄎㄚˊㄋㄚˊ²⁵，瞿薩旦那国（于
寘、于阗、五端、兀丹、斡端、忽炭、和阗/ゴースターナ、今名Khoten/和田）Gostana/ㄍㄨㄛˋㄊㄢˊㄋㄚˊㄋㄚˊ。

通过对上述国名的现译，进一步体会当年玄奘译作《大唐西域记》的辛劳。如果能发明出一套类似汉音元素的20-30个音素的系统翻译他面对的这么多地名、人名以及佛教概念的发音，佛教和汉文明会发展出多么不同的形态啊！文明的进步，任何时候都不为晚，如果汉语的表示早日导入汉音元素方案，汉语使用者的理性思维以及中国的文明必将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9年8月8日第一稿】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iuen Tsiang, Ad 629. London - Trübner's Oriental Series, 1884.)为”O-tin-p’o-chi-lo”。

²⁵ Dharma一般译为ㄉㄚˊㄏㄨˋㄇㄚˊ。不过，为了统一地名翻译，本文中h发音一般都译出，但th只译出t的发音。

²⁶ Li Rongxi (The Great Tang Dynasty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 Research, 1996.) 版误印为Cukuka, Samuel Bael (Si-yu-ki :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iuen Tsiang, Ad 629. London - Trübner's Oriental Series, 1884.)为”Chakuka?”。